

成都的神话传说与城史 ②

天上落下的望帝与逆水飘来的丛帝 神异传说展现两段古蜀辉煌

□林赶秋(作家、青年学者) 马千笑/手绘



古蜀王宫

【天外来客 杜宇扩展了蜀国版图】

话说第三代蜀王叫做鱼凫。传闻“鱼凫治导江”，其都城在导江县(遗址在今都江堰市)境内。又云，在温江县北十五里有古鱼凫城。

一次，鱼凫打猎到了蒲山(在今都江堰市境内)，忽然得道成了仙。后来，蜀人怀念他，就在蒲山为他立了一座祠堂。此时，“蜀民稀少”，人丁并不兴旺。

“后有一男子，名曰杜宇，从天堕止朱提。有一女子，名利，从江源井中出，为杜宇妻。”杜宇从天而降，落在了朱提山(位于今云南省昭通县)上。他妻子梁利的来路也极为异常，竟然出自江水发源地的一口井中。某天，她“游江源，字悦之，纳以为妃”，可谓一见钟情，便成眷属。

与梁利结合之后，杜宇“移居郫邑”。而“化民往往复出”，前朝的蜀民也跟着搬了过去。民国《郫县志》记载：“望帝故官在城北五十里古郫城，昔杜宇都此。晋时李

雄自称益州牧，始亦驻此。今官址俱废。”郫邑，兴许就是这个古郫城。

杜宇来自天上，蜀人必然会视之为天神，拥其为王。很快，杜宇就“代鱼凫王蜀”，成了鱼凫的接班人。“七国称王，杜宇称帝，号曰望帝，更名蒲卑。”春秋战国之际，杜宇去王号而称“望帝”，接着又更名为“蒲卑”。蒲卑，一作“蒲泽”。有理由认为，“蒲卑”的写法应该才是对的，郫邑或郫都之“郫”或即因蒲卑所都而得名。

一说，杜宇“或治瞿上”，在蚕丛的故都瞿上城内或许也有官室。居民越来越多，疆域越来越大，杜宇成就感爆棚，“自以功德高诸王，乃以褒、斜为前门，熊耳、灵关为后户，玉垒、峨眉为城郭，江、潜、绵、洛为池泽，以汶山为畜牧，南中为园苑”。晋人左思《蜀都赋》把这几句概括为：“廓灵关以为门，包玉垒而为宇，带二江之双流，抗峨眉之重阻。”

褒、斜即褒谷、斜谷，均在今陕西省境内。熊耳、灵关即熊耳峡、灵关山，前者就是今眉山市青神县之平羌峡，后者位于今雅安芦山县西北。玉垒、峨眉即玉垒山、峨眉山，前者在今阿坝州汶川县境内，后者位于今乐山峨眉山市境内。江指岷江，潜为今广元东北的潜溪河，绵即流经德阳的绵远河，洛是什邡的石亭江。汶山即岷山，南中包括了今云南、贵州以及四川的凉山州和宜宾以南地区。

杜宇把褒谷、斜谷当成蜀国的前门，把熊耳、灵关当成后门，把玉垒、峨眉当成城郭，把江、潜、绵、洛诸水当成池塘，把岷山当成畜牧之地，把南中当成自己的园林别苑。简而言之，杜宇的确超过了前三代蜀王，将蜀国版图扩展到了前所未有的广阔地步。

【化鹃传说 蜀民为何会思念望帝】

望帝稳坐江山一百余年之后，蜀地遭了一场水灾，非常严重，不可收拾：“玉山出水，若尧之洪水，望帝不能治”。玉山，也就是前面提到的玉垒山。汶川玉垒山出水，泛滥成灾，影响到成都平原，这不是不可能的。别的不提，1933年茂县叠溪地震，引发水灾，就波及到了都江堰地区，老一辈子人对此记忆犹新。

也是天助蜀国，望帝正在望洪上叹、焦头烂额，忽然就荆荆楚之地来了这么一个治水专家。“望帝积百余岁，荆有一人，名鳖灵，其尸亡去，荆人求之不得。鳖灵尸随江水上至郫，遂活，与望帝相见。望帝以鳖灵为相”，“使鳖灵决玉山，民得安处”。这专家名叫鳖灵，死不见尸，楚人到处找都找不到。结果怎么着？鳖灵的尸首竟然逆长江而上，漂到了郫城。更为神奇的是，鳖灵一下就复活了，并且拜见了望帝。二话不说，望帝就封这奇人当了相国。鳖灵既然能够长途“溯流”，必然精通水性，三下五除二，他就治平了水患，蜀民得以安居。

另有一种说法，鳖灵也是“从井中出”，跟杜宇的妻子一模一样。

生活总是曲折的，常常一波未平，一波又起。“鳖灵治水去后，望帝与其妻通。惭愧，自以德薄不如鳖灵，乃委国授之而去，如尧之禅舜。”鳖灵治水的过程中，望帝和他的妻子通奸。鳖灵抗洪成功后，望帝倍感惭愧，自认为德行浅薄，不如鳖灵，于是便将帝位禅让给了鳖灵，自己弃国而去。

望帝到底去了哪里？《华阳国志》只有简单的一句交代：“帝升西山隐焉。”

西山，即岷山。古人将包括青城等名山在内的岷山称作西山，诗圣杜甫的不少诗篇都提到过“西山”，如七律《野望》《登楼》和五律《赴青城县出成都寄陶王二少尹》等；另有三首五言古诗还直接以《西山》为题，并在题下自注：“即岷山，捍阻羌夷，全蜀巨障。”时至今

日，都江堰市民间仍有人称青城山道符为“西山字”。唐太宗贞观十五年(641)，朝廷与吐蕃联姻通好，灌口(今都江堰市)、松州(今松潘县)道路畅通，成为重要商道，名为“西山道”(今称松茂古道)。这个西山指的也是南北贯通711公里的岷山，它北起甘肃东南岷县南部，南止四川盆地西部的峨眉山市，从松潘县到都江堰市的只是其中一段。

“望帝去时，子鹃鸣，故蜀人悲子鹃鸣而思望帝。”子鹃，即子规，又称杜鹃鸟。望帝去国的时候，正值二月春耕，杜鹃鸟鸣叫正欢，所以，后来每年一到杜鹃鸣，蜀民就会思念望帝。巧的是，英文中，“杜鹃”(cuckoo)又含“奸夫”之意，并骂男性第三者为“巢中之鹃”(a cuckoo in the nest)，正好能对应望帝与鳖灵妻子私通的情节。

为什么蜀民会思念望帝呢？原来，他曾“教民务农”，被百姓尊称为“杜主”，就跟大家管李冰叫“川主”差不多。而且，“巴亦化其教而力务农。迄今巴、蜀民农时先祀杜主君”。

渐渐地，“望帝去时，子鹃鸣”云云竟演变成了“望帝修道，处西山而隐，化为杜鹃鸟，……至春则啼，闻者凄恻焉”的神话；左思《蜀都赋》说“鸟生杜宇之魄”，看来西晋之时就流传开了。

如今，青城后山仍流传着一个由此衍生而来的民间故事。相传很久以前，白云洞中住着一位美丽的杜鹃仙子，常下到仙女梳妆池中沐浴。某年，杜宇到熊耳山那边去征西，路过这里，竟跟她相爱了起来，还封其为“贵阳妃子”。嗣后蜀都发生改变，杜宇返官被害，魂魄化作杜鹃鸟，飞回后山昼夜呼唤“贵贵阳、贵贵阳”，啼出的鲜血染红了满坑满谷的杜鹃花。

望帝退位，“鳖灵即位，号曰开明帝。帝生卢、保，亦号开明。”于是，古蜀第五代王朝即开明王朝便登上了波谲云诡的历史舞台。

幸福成都 小魔方

延伸阅读

吕玲珑的摄影理念

口述:吕玲珑 整理:吴志维

人必须要经过苦难的历程，才能抵达自己的灵魂深处，触及一种由强烈震撼所带来的巨大幸福。任何一个具有艺术思维、充满着爱的作者或艺术家，都应该去寻找人类纯真的情感，大自然里最纯净的美。

切忌走别人都走的路：很多题材，获取太轻松，往往产生大量泡沫甚至垃圾。于是，摄影的表达成了在陈旧的温床上昏睡，还自以为是的。“要拍别人没拍过的”，理念简单，行为复杂。

当下摄影的乱象，就是大家都在浅表状态下因循守旧，使摄影变得轻松、肤浅和娱乐化。而拯救之路在于探索发现和思想积累，这就需要我们去寻找、去探险、去承担苦难。

敢于扬弃前人留下的那些糟粕的部分，迈向内心世界的价值方向，才是艺术的正道。我貌似取得了超越常人的成就，但是站在整个人类艺术史的角度看，我做的一切还只是迈出了第一步。

如何看待器材革新：摄影器材的日新月异，和摄影思维的相对简单，使得大量摄影作品成了不带任何内容的浅笑。摄影成了生活的享乐而不是对生活的反思，作品没有表达任何思想。好的摄影作品，应该达到一种境界，并且在摄影语言上有所拓展，让人们在灵魂深处有所震动。

器材革新，貌似可以帮助一般人拍出20年前大师的作品。但是，器材革新是硬件拓展，艺术是思想的升腾。不过，技术的完善，包括创造这门技术的人，都得益于一种思想和理念的超前，才实现了创造和发明。既然在技术上解决了这种“完善”，那你的思想，如果没有哲学理念的启迪，没有对当代社会和时代的自我探索，谈何作品呢？我们要思考的是，科学技术不断发展，文化不能静态存在。

如何看待摄影娱乐化：如今，绝大多数人是在“拍照片”的过程中，达到一种“享乐”的目的，而不是“思考”的目的。创作不能是享乐，因为没有思想的作品不可能成为艺术品，还往往生产文化的垃圾。发烧友往往追求娱乐，最终“娱乐至死”，那么还谈什么思想和对人类的贡献呢？

这是他们需要的生活方式，这无可厚非。每个人都从自己的角度来表达自己喜欢的东西，即便这种东西很浅，但这也是一种需要被“鼓励”的现象。这个喜欢摄影的群体的诞生，也是某种进步的现象，可能还是更高审美情趣的土壤，只是需要一个自我修行的过程。

思考人类的存在：地球上的所有物种当中，只有人类具有破坏的能力。人类作为高等动物，可怕性就在于他们有其他物种所不具备的惊人的破坏力；而他们的可爱之处在于可以理性地反省，认识到自己对自然破坏的恶果，然后超越自己本性地在另一个高度去思考能为大自然做什么。

人类必须敬畏大自然——物种共同的母亲。如果艺术家丧失了这一敬畏，那么信仰就没有了指点，他在原始的纯真里就找不到张力的拓展，任何浮华都是一种假象、泡沫和最轻浮的惨淡，那是非常可怕的。

顶级风光摄影师？

“大胡子”对自己的这个“街头”其实有些不爽

◎吴志维



蹲守的孤独 摄影:骆晓耘

举办个人摄影艺术展，其作品曾获国内外一系列奖项，并有140幅作品被美中文化交流中心收藏。现为《中国国家地理》特约摄影师。1997年，他完成了全程徒步穿越世界第一大峡谷——雅鲁藏布大峡谷的壮举，并于次年推出了摄影画册《南迦巴瓦大峡谷》。两年后此峡谷经国务院正式命名为“雅鲁藏布大峡谷”。2011年9月11日，四川文艺出版社出版的吕玲珑作品大型画册《大香格里拉》在美国芝加哥获得第62届美国印制大奖——班尼金奖，并荣获唯一的一项全场大奖。

在吕玲珑身上，我们可以看到何为纯粹的“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今天我们耳熟能详的稻城、亚丁、雅鲁藏布大峡谷、得荣太阳谷、石渠太阳部落、牛背山，最早都是在吕玲珑的镜头下，走向世界。

他将镜头对准雪豹

每年新春，吕玲珑的朋友们都会收到这位特立独行的摄影师送来的一本精美的挂历或台历，承载着他自己过去一年美丽的瞬间和永恒的感悟。2019年的台历是雪豹专辑。吕玲珑在献词中写道：“雪豹是我一生关注的重要目标之一，谨以最近拍到的珍贵镜头，雪豹一家的生活状态，献给热爱大自然的朋友们。”这件小小的礼物成了摄影圈里稀罕的宝贝。

对于几乎365天浸泡在城市文明中的人们来说，一年里有141天隐藏在海拔4500—5100米的狭小隐蔽所拍摄雪豹，是绝难想象的经历。而对于摄影师吕玲珑来说，在人类活动的边缘将造物之美尽收胶片之中，已四十年了。

这位成都人，在中国创造出“纵横祖国五万里”和穿越雅鲁藏布大峡谷的壮举。这些都是前人未曾做过的，吕玲珑这样做的目的，只是想“走出第一步”，将摄影的理念从根本上加以改变，那就是“探索发现”。

成都的世界级摄影大师

1952年出生的吕玲珑，自幼在成都长大。十来岁的时候，家里的一部蔡司120黑白相机将他带入了摄影之门。特立独行的个性让这位老红军战斗英雄的儿子辞去公职，专注自由摄影。

近四十年来，他每年用大半年的时间深入青藏高原，拍摄了大量不可复制的高海拔区域的山、水、冰峰、峡谷、花卉、动物以及原住居民的生活细节，并系统拍摄了青藏高原高海拔区域以及以贡嘎群峰为代表的雪域喜马拉雅文化核心区，其摄影作品均为胶片，总数近50万张之多。近50万张高清晰度珍贵胶片构成一个庞大系统的藏地密码。原生态地反映雪域高原的自然和人民生活、劳动场景。吕玲珑拍摄时始终关注两个焦点：现实纯真的藏地人物情感；纯净自然的那片雪域大地。

藏地自然人文是吕玲珑关注的永恒主题之一，静谧、深沉甚至冷峻的拍摄风格是他一贯的表达方式。几十年来，吕玲珑深入藏区极地拍摄，挖掘失落的纯净。探险所到的地方人烟罕至，有的甚至地图上都没有标注，为了确保独特景物及动植物的拍摄效果，一张照片一等就是几十天。

近年来，吕玲珑已出版画册：《圣域稻城·亚丁——蓝色星球上最后一片净土》《南迦巴瓦大峡谷》《太阳谷》《中国西部太阳部落——石渠》《九顶神山——中国古羌文明之光》《康巴红》《太阳的守候》《大香格里拉》等。

20世纪80年代初，吕玲珑多次成功